



世纪末丛书

长篇小说 ● 桂雨清 / 著

佛殇



花城出版社



202125182

71

I.60
71

● 桂雨清 / 著
● 花城出版社

佛殇

世纪末丛书



粤新登字 05 号

责任编辑:林青华

封面设计:李法明

佛 殇

桂雨清 著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中山市迪丽彩色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2 印张 1 插页 240,000 字

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7-5360-2336-7

I·2012 定价:16.80 元

内容提要

在当代社会中,有许多荒诞现象。荒诞逐渐被人接受了也就成为自然。作品主要通过几个当代人物,展示和剖析当前社会光怪陆离的人文景观。对拜金主义予以嘲讽和鞭挞,用超现实手法描绘一个畸变的社会结构,生命群体。

主人公高且是一个作家,沉浮在商品大潮里,为艺术而苦苦挣扎。由于末世情绪感染,以消极对待消极,生活懒惰,乏于热情。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片灰色。当得知妻子杨莲花有情人后,开始自暴自弃。辍笔不再当作家,力图想做一个超然的凡夫,开始都市区漂泊生涯。先是结识文学爱好者文先生,结为忘年之交。文先生病逝前,留下遗言,请高且将孙子文昌培养成为作家。高且遵守承诺,最终将文昌带上文坛,成为走红明星,自己却含笑离开。

男人经过改性成为漂亮女人的麻麻星,爱上高且。告诉他自己是富婆。但高且不为物欲所动。这更使麻麻星敬重。高且为跳出情欲陷阱,竟然请求气功师泯灭其生理功能。

杨莲花内心受到谴责,无奈皈依佛门,想找一方净土,但终难六根清净。

麻麻星爱上高且,但逐渐发现心灰意懒的高且依然情系杨莲花。惆怅离去。自以为成为世外高士的高且,最终还是逃不脱一个情字,当杨莲花即将削发受戒之时,敲开白衣庵的大门,夫妻默然相视,出世入世难以定夺。

谁为佛,殊不知佛在每人心中。可人们心里面的佛,却又夭折了。

楔 子

我半眯眼的时候，正是公元一千九百九十四年七月二十一日申时，是个吉时。天燥哄哄，日头是白色的，人都不知道哪里去了，城市像个空空的瓦盆。有些吱吱呀呀的轻响，弄响瓦的却不知是什么。

睁眼的时候，大瓦盆上密密麻麻都站满了人，都在不知趣地蠕动，欢欢喜喜的归去来兮！我便闭上眼。未睡未醒的时候，电话刺耳的响起来，妻子告诉我，把冰箱里面的熟肉扔掉，去街上买些冥钞，又说了不少的话，悲悲戚戚的，很是悦耳。女人在提醒我。今天是我内弟百日忌辰。

内弟三十岁，相貌极像佛，因为是精神病所以还是个童子身。糊糊涂涂的一个佛来到人世又糊糊涂涂的去了，我想是揣着明白糊涂地去了，或许是天下最明白的人。当时他大笑几声

便倒下死了。死相是一副欢喜，装殓时，我们剥光他的衣服，身体白暂莹润，黑黑的地方命根高昂着，垂一颗硕大的眼泪，一直不肯落下。水珠儿透明里面有太阳的光。他死前数月内，最常说的话是“上帝娶了媳妇”，那次说起，满脸认真又戏谑，引起旁人大笑时，他便着急地跺脚，将桌子掀翻，我们玩的麻将牌满地都是，他便捡起“东南西北”四张牌。以后就永远少了“东南西北”。那时我想“上帝娶了媳妇”，“弥勒必定纳了妾”，这世界精彩得很！

混沌不开的小内弟是死了，哀伤过度的大内弟又变得疯癫起来。他是大学生，在新华书店卖书。一天早上，找到经理理论，要求将悬挂的伟人画像摘下来，把他的照片挂上去。经理瞠目结舌，问为什么？他回答极其简单，“画像”上的土太多了。不如挂自己的，自己最爱惜自己。我们惊愕了，就带他到医院去问诊。诊断之中，医师腰间的BB机响起来。他去打电话，气愤之极几乎把电话筒摔断。原是一桩汽车买卖，因为出了小人，生意做不成了，小人是他的老子。老子嫖居二十年要娶亲，配偶年轻貌美，自然是要花大钱的，“宰”儿子一刀，原也算不了什么，儿子也算尽了孝道。医师被打击便魂不守舍，语态自然是不好的了，我们在一旁陪着小心。他不停地翻看小本子，不住叨念：“我被骗了，我被骗了。”我其实是懂得一点手相的。见他手小而红润，纹路清晰，便说，你手相是不错的。他便惊喜，拿出“万宝路”香烟让我抽，再把微微发颤的手伸到我胸前看。我便说着好听的话。几个看病的人就等在外面。

大内弟住了院。

翌晨，人却不见了，留下纸条，上面写着：“你们把我当成

神经病了，这是很荒谬的事。我心里很不快活。谁是神经病？这世界上的人都是。我钓鱼去了。”数小时后，我们在人民公园的池塘边上找到了他，他果真在钓鱼，以前他是不会钓鱼的，现在却钓得很好。我说，你既然不承认你是精神病，为什么要把伟人像换成你的照片？他漫不经心，望着沉浮的鱼漂说：关于以前的事情我早就忘记了，你要说有那事就算有吧。你提出的这个问题，我不妨就和你讨论一下。我不愿意和他纠缠，就想制止。他激动起来：“其实我最崇拜伟人，可我看到伟人悬挂在那里太难受了！一挂就是一年半载，把你挂起来你甘心么？现时下，伟人不如财神灶王好卖，我们已经有半年没有发工资了！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！”

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呆呆地望着他的背影，风一吹，头发像枯干的蒿草，倔强地摇动。鱼漂动了，渔竿还没有挑起来，水面便溅暴起，声音很响。大内弟不动，我却回头望去，原是一楚楚动人的少妇在不远处投掷石头，带着微微笑意，正准备投第二块。这时，蓦地跳出一个戴红袖章的老头向少妇罚款。少妇问，我怎么了。老头说，你摘花坛里面的花了，一朵要罚五块钱。少妇声色俱厉：“是我吗？是我吗！”老头恍恍惚惚去仔细看，果然不是。两个人都没趣地相背走了，越走越远，直至消失。大内弟扭头哑笑，一嘴白森森的牙。池塘畔冷冷清清，我却看出一堆乱来。

夜里在灯下我想静心写题目叫《乱了》的小说。妻子从蚊帐里面钻出头说：你知道吗？王部长的老婆跟别人跑了。我知道“跑了”就是和别人偷情的意思。我大惑不解，王部长是当今堪称优秀的男人，有钱有貌有才有权也有德行，更有中年女人

最需要的床上实用品。我想这女人一定是疯了。妻子说：知道我讲给你这事的原因吗？你不是想写《乱了》吗？我想你可能有用。于是我便让她讲。简单扼要。其实王太太是很受宠的，也有姿色。在花鸟鱼虫市场买小金龟时，和卖金龟的老头邂逅了，也是三生石头上的缘分，只一天的功夫，两个就滚到一起去了。老头属鸡，年龄一个甲子，长相很是猥琐，只是手大脚大。王部长不愧是文人出身，可爱得很，当众号啕，情急之下，竟然说出那老头儿的物事只有自己的三分之二的话来。唯一不如人的就是嘴里少了颗金牙。王部长拿着证据，是一只酸臭的袜子，在地毯上找到的。人们都沉浸在寂静中，把王部长劝走后，主题延伸了很深远，男人们慷慨激昂，女人们都吃吃笑，男人乘机揩油，女人便骂着，也愿意挤出一丁点油去让男人揩。隔壁的局长拿着文件走过来问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其实他早已知道了。剩余的时间大家就开始学习文件了，一支烟后，大家就各奔前程。

我说那王太太恋父情结过重了，否则实在找不出依据来。妻子微微冷笑说：你们男人永远不可能彻底理解我们女人。你知道女人是什么？我有些惊惧地摇着头，看着越发狡黠的眼。她说女人是一条舌头。我不懂，我当然不懂，只是害怕，身上有股寒气。妻子不再看我，把头缩回蚊帐里去了。屋子里很静，我盯着红红的烟头儿，抬头猛看到悬在墙上的宝剑，蓦的大声说：你不要总到那个鞋摊儿上修鞋子去了！我知道那个外地的修鞋匠是个驼子，少了一颗门牙，妻子和他很熟，总是打哈哈儿。

妻子重新露出脑袋，只是嘻嘻的笑，昏光下唇红齿白，朦

脱的纱帐里赤露着，显得肉鲜嫩而白。我说我今天要写《乱了》就不想“乱来”了。妻子的神色就立刻变得难看了，眼神像敌视。

好多本书上都介绍，夫妻造爱时不妨开着灯，彼此欣赏别有情趣。我觉得颇有些道理，要不女人留着长长的指甲再涂抹上指甲油，戴着戒指戴着手镯戴着手链干什么？可这是广大中国人民的难题。女人择葱剥蒜，气味难除，未免大煞风景。“孩子在家怎么办”。我们这里没有孩子，儿子在奶奶家。气候不错，时值盛夏，屋里却有空调，凉风习习，又恰时阴阳相交的子时。可我不想脱衣服，空空地望着屋顶，妻子的目光也望着屋顶。我只听到塑料尿桶摔翻在地，辨声响是空的。妻子撒尿的姿势很是肆无忌惮，气呼呼的很冲，中气也很充沛，我看到了一块耀眼的雪白。我想她做姑娘的时候一定不是这样的。

丑时，舒筋活血后的妻子情绪很好，告诉我刚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“奥豹”了。

所谓“奥豹”是无秘密可言的，不过是一个服装的广告，不是一种将绵羊变成豹子的春药。妻子曾经跟我说过，她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她们科室里的好几个女人提起“奥豹”就有冲动，这是很奇怪的事，她们都闹不懂。妻子说，她们三十多岁的女人骨子里都是很妖精的，早晨大家见面，无聊时便相互观察，谁的眼眶发些浅浅的黑褐色，眼珠子却贼亮，便有人问：你“奥”了吧？“豹”吗？于是那女人便大大咧咧地回答：挺“奥豹”的。女性正面发泄的年月女人就变得十分透明。妻子自豪地说，她们科室的女人们是十分团结的，在性的问题上透明度很高，一方有难，八方支援。那次有一个很妖精的女人有些沮丧，问清

原因，大家就分头回忆那些让男人再造的药物食品及医疗器械的广告，直到后来那很妖精的女人笑逐颜开，自愿请客，女人们就嗑了很多的“阿里山”瓜子。

妻子说：好像你刚才并不是由衷的，心不在焉。你的心是不是很乱？你从来没有“奥”过这么长的时间。我看你刚才的眼睛一直看那暖气片，是不是暖气片也和性有关系。我吸烟，很懒地说：你和我在一起，被驯化得夹生了，暖气片是否和性有关系，有待考证，不过我刚才的确什么都没有想，满脑子都是棉花。

《乱了》是写不成了，我把灯关了。我躺在浓浓的墨里，把手放在距离妻子脸前大约两寸处，呼吸微微，知道她睡着了。近来的事情委实有些古怪，她的一个弟弟死了，另一个弟弟闹得半疯，已经是够热闹的了，可她却一连美容了三次，一连买了五件很时髦很昂贵的衣服。她的母亲该哭的时候相信是五内俱裂，该吃的时候依然味蕾不减。

她爸爸的电视连续剧一直连续，揭穿的“穿帮”镜头数字一点也不比过去减少。对此，妻子曾向我解释，大概的意思是：现在大家就想是一个笼子里的鸡，少了一只也就少了一只，等到笼子里空了，再放别的。不是有一首歌吗？月亮还是月亮，大河还是大河。早上穿的还得穿，晚上脱的还得脱。干的就得嚼，稀的就得喝。我知道妻子说的是大哲学，目前大哲学都发表在普通人的舌头上。

电话铃震响了。我很恼火。最近莫名其妙的电话多起来，我只好关了开关，可总也不习惯开关。打电话的是母亲，夜里三点母亲打电话来我感到不妙，因为她最烦电话，平时不接也

不打，有事就叫儿子东东打。我赤露着身子，双腿有些软。

母亲说：你还没有睡吧。你不是想写“乱了”的小说吗？我知道没有什么塌天的大事了，就说：我是睡了，可电话响了，我得接。母亲说：你知道你爸爸现在在干什么吗？他钻到床下面去了，已经有一个小时了。我有些急：他有脑栓塞，是不是出事了！母亲说：没事。我只是想给你打电话。我愈发着急：您把东东喊起来，得把他爷爷拽出来呀！母亲极冷静：孩子睡觉了。我似乎觉得母亲精神有些不正常，夜里三点了，十岁的孩子哪有不睡觉的？母亲并不关心床下面的父亲，起码她不想急于告诉我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母亲说：孩子刚睡着，一直在哭。放学回家后就一直听着录音机。二泉映月。我知道儿子对音乐是没有弹性的，便说：东东是不喜欢音乐的呀！母亲说：他说他从今天就喜欢了，就喜欢那一首。他们的老师，班主任马老师，今天给他们上课，哭成个泪人，手舞足蹈的像上了发条。一屋子的孩子都哭了。我问是什么原因呢？母亲说：你等一会儿，你爸爸好像要出来了。

儿子的马老师我是知道的。五十多岁，修养极好，每日安步当车，提着那个永远的黑皮革包，一派与世无争。他怎么会哭了呢？现在我先不想研究他，我关心我爸爸。

母亲继续和我聊天，只是不提父亲。

我问：我爸到底怎么了？他出来了没有？母亲很慢地说：我是要告诉你的，不过得一件事一件事地说呀。你不是常说那个马老师长得像瞎子阿炳吗？确实像，他自己也说像。前些天，马老师的眼睛不好了，就在教室里放《二泉映月》，拿着教鞭一声不吭，快到下课时才说，我是瞎子阿炳。我想他的儿女们一

定是不孝的。今天马老师说，无锡阿炳的铜像刚亮相三天，二胡和弓子就被人偷走了。马老师就是为这个才哭的。我承受着母亲的絮叨，心想，谁叫阿炳是铜的呢？水泥的就准保没事了。

我说：我爸爸呢？母亲有些诧异：他好好的呀！我说：您让我爸爸接电话好吗？母亲可能不悦，听筒就一直沉默。

我耐心地等，裸露着双腿，便低头去看那垂头丧气的物事。妻子在酣睡，呈一个“大”字，那姿势既得意又无耻。我想要是没有电话是万万不能和母亲这样讲话的，现代化到底好不好呢？

听筒里终于传出喀痰的声响，接着是几个喷嚏，知道是父亲来了。他大声斥责我为什么深更半夜的通电话。我问他深更半夜的到床下去干什么。他说：我不想干什么，也许是想引起你妈的注意，或许是床下面有什么东西，是去年掉下去的，什么东西，我大概是记不起来了。我是钻进去了，后来就睡着了，睡着了当然就不会出来了！父亲理直气壮。我想不出再说些什么。父亲说：既然电话打过来了，那咱就说说。你不是想写一部叫《乱了》的小说吗？就写写你妈好了。你妈今年六十，要“老开花”了，你妈是铁树。大暑节令，你妈跑到街上去跳舞。我说：您不懂，我妈跳的是迪斯科，这和年龄是没有关系的。父亲干笑两声，又打个喷嚏说：你别唬弄我了，我六十八了，在中国这把年纪的人，还有不懂得迪斯科的吗？就因为我太懂得了，也就看出你妈太没意思了。本来是一帮人跳的舞蹈，可你妈偏偏和二爷跳，在大街拐角儿的路灯下面，儿子，那路灯是坏的。你妈就像老美动画片里的那个母米老鼠！

我知道光棍二爷是个高大的傻子，只是近年来突然开了窍，母亲总想做他的红娘，于是打翻了父亲的醋葫芦。未等我说话，电话里一阵响动，那声响像是交上了手，隐约听得母亲在说：傻二哥有前列腺病。我不想再听了。

我木木地躺着。妻子把大腿压在我小肚子上，我动也不动，直到那丰腴的肉渐渐变白，有了微微的亮光。电话又响了。我骂了声娘。电话是我的一位朋友，佛学业余爱好者打来的。我大吃一惊。我的《乱了》写不成了！这部小说本是以一尊五百年菩萨额顶法眼开篇的。

朋友告诉我，大法禅堂那只法眼于近日被歹徒剜去了。那是一件稀世珍宝，传说无数。现在暂时取代的是一块有机玻璃。菩萨失去了法眼也就没有了焦距，就像是白内障，世界在他那里就主观朦胧就模棱两可了。菩萨不能再“以乱取胜”。我也只能将小说里的主人公从“大法”禅堂弄到“大发”游艺城中去了。

呜呼哀哉！

第一章

高且是个作家，可老爱骂作家不是东西。高且出名后，就经常感到没意思。文友齐子鼓动他去文化宫辅导一批文学党人。今晚他去了。

高且看到一屋子神似虔诚的人，心里就有气。高且嘴里净是荤的，大家觉得很新鲜，他自己也觉得新鲜，彼此都觉得很有意思。

文学女青年麻麻星坐在第一排。高且只是看了那姑娘一眼，以后再也不看，不是不想看，是克制自己不看。麻麻星甚至始终微笑，临近尾声时，递给高且一张纸条，问小说到底是一种什么玩意儿。高且认为好答，仔细一想，却又难得很。想了想，飞快地看了一眼姑娘说：“醉鬼的精子碰上妓女的卵子在狗的子宫里结胎，狗分娩时难产，碰巧被屠夫一刀挑了，挂在肉架子上，被风干了，这好像就是小说。”文学党人在哄笑中散

了一半，不尴尬的都继续坐着。麻麻星没有走，依然微笑地看着高且。

麻麻星旁边坐着一个干瘦老头儿，一脸苦相，眼睛里好像湿津津的，似有无限委屈。高且心想，这大概就是齐子所说的“文学里脊”了，眼下的文学就靠这些老人支撑着呢！老头儿慢慢站起，那眼泪终于落下来，问高且：“高作家，小说真的那么惨吗？这么惨的描述就是小说吗？”高且双手一起摆动，连声解释，说自己是拿小说开玩笑，作家就是这样，嬉笑怒骂皆文章嘛，再说，谁不知道文学是神圣的？可搞文学的就不愿意再标榜自己了，又不是自卖自夸的西瓜老王。麻麻星突然问：“高老师，中华民族是不是除了一部《金瓶梅》之外，就没有再干净的小说了？”高且不知道如何回答，支吾支吾，舌头僵硬，如少了半截。老头儿的脸已经没有了血色，恶狠狠地盯了她一眼杵着拐杖走了，麻麻星有点儿幸灾乐祸。高且通过老头儿的背影才知道他是个跛子，心里一动，瞬间那点感动就消失了。自从高且的妻子有了情人之后他的心就变铁了，先是看透了自己又看透了别人，老喝酒，酒都喝老了。

大屋子里还坐着几个人，显得百无聊赖，有的女郎举起胳膊，放肆地打哈欠，衣袖滑下，露出了腋毛。也有的极深沉地大口抽烟，一副忍痛杀妻前的状态。外面下了雨。屋内无话说。麻麻星低头微笑地修理指甲。高且依靠着高背椅子，双腿架在讲桌上，悠闲地吐烟圈儿。

高且有气无力地说：那些走的人永远当不成作家了，剩下的都是。作家就得没羞没臊，什么都能吃也什么都能拉。作家的痛苦和欢乐是谁也享受不到的。你们想，作家要当妓女也要

当嫖客，掏钱赚钱买和卖还有双方的感觉都让你一个人承担了。你们想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高且问着麻麻星。姑娘微笑不语。

高且不知道麻麻星的来历，但知道她一定是个很有味道的女人。因为年轻，那脸和身体就显得格外美，最美的是永远的醉眼和小巧的鼻子，那鼻子太小巧了，就像精雕的玉器，看过了必然印象深刻。高且最爱女人的鼻子，大概是由于古今小说从未工笔描过女人鼻子缘故。高且认为，女人的鼻子大，鼻孔必然也大，接吻时气流必然过强，肺腑里的污浊都一股脑地喷出来，倒人胃口；大鼻孔的女人呻吟时像猫打呼噜，让亢奋的男人急流勇退，偃旗息鼓。高且目前最痛苦的是还没有一个情人，没有情人的作家如同没有牙齿的蟋蟀，没有利爪的狼只是一只低级的爬行动物。麻麻星的一缕头发被汗贴在脸上，高且便生出许多联想。高且的失态大家都看出来，于是散伙了。

高且在小酒摊上喝了不少的酒，脚步蹒跚，依靠在一个黑暗的墙角，哼着自己醉酒后才能编出的小曲。头上侧是一扇昏黄的窗子。窗子突然打开，一盆水泼了出来，高且如醍醐灌顶，酒就醒了许多。水很稠一股浓浓的香郁，几根长长青丝黏在脖子上。高且知是女人用过的水，虽心里烦恼却也忍受了，自嘲是扒窗眼儿、听墙根儿的不良之徒，天气炎热，女人必然赤身多用水。不知何故，他想起“挑帘裁衣”来，又觉得头上有异物，摸去是一个香烟过滤嘴儿。他要骂街，又忍了，只是想呕吐，手指往嗓子眼儿抠，吐出那堆秽物。又不知何故，想起“周公吐

脯”的故事，一分神，胃便反转过来了，吐出了许多。高且看到一条雪白的手绢飘拂眼前，麻麻星就在身后站着，依然是很有磁力的微笑。高且问：你叫什么？麻麻星指着天空。高且看着天上密密麻麻的星星，说：你叫星星。麻麻星微笑地点头。

一天的热风。那边的广告霓虹灯像鬼的眼，在风里一明一灭地眨。风把路面刷得干干净净，只留下一个黏黏的热。热风里有猫闹春的咳嗽声，抑扬顿挫跌宕有致。高且有些失魂落魄。麻麻星问：你没有家吗？高且呆了一会儿，回答：家是有的，可我不想回去，回去干什么呢？麻麻星说：我看你挺瘦的，肚子里又装满了酒，肯定不好受。我知道你们作家，骨子里都是很脆弱的。我送你回家吧。你刚才对小说的评价我听着舒服极了。高且的胃一翻就都吐出来了。麻麻星说：好了，你终于把小说吐出来了。你知道么，我今天到文学辅导班里来是想给你们作家上课的，是想劝你们改行学学手艺，可我的话都叫你给说了。高且有些不悦：不能诽谤我们的小说，这个资格只有作家才有，我们愿意打骂自己的孩子。麻麻星轻声地笑了，死死地盯住他说：我的话其实才说了一半。我不喜欢读小说，可我喜欢读作家。作家的最好作品就是作家本身。高且听了，十分受用，便说：我当然愿意你送我回家，我送你一本我新出版的长篇小说。麻麻星说：我要你的小说有什么用？能当面巾纸么，还不沾了一脸油墨？你要是真的不想回家，咱们就去“大发”游艺城。你会跳舞吗？高且听了，心里一跳，没有每月十万块人民币当零花钱的人是不敢问津“大发”游艺城的。麻麻星说：你不会跳舞，唱歌总是会的吧？高且摇着头：跳舞我是学不会了，唱歌我又五音不全。麻麻星笑道：去那里唱歌的，其实都是有